

名师讲语文


李卫东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盧橘
如金
榴華
似火
景物
燦然
人間
重午
折枝
李卫东



 语文出版社

李卫车

神像文



名师讲语文

李卫东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李卫东 著

盧橘 如全 榴華 似火 景如 輝然 人商 重午 折枝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卫东讲语文 / 李卫东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5
(名师讲语文)

ISBN 978-7-80184-909-0/G·759

I. 李… II. 李…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9435 号

李卫东讲语文

李卫东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蕻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实确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 在语文的田野上····· (1)
- 我和我的一项行动研究····· (13)
- 对话“语文人生”····· (26)
- 语文教师，你是谁？····· (31)

我的语文理念

- 《论语》“问答”发微——原典“教学问答”的现代意义····· (38)
- 语文教学：是“举一反三”，还是“举三反一”？····· (49)
- 教改探索——由“公开课”说开去····· (54)
- 突破语文教学的“端点思维”····· (58)
- 教学反思，从“习以为常”处开始····· (61)
- 警惕一切“霸气”的无意识渗透····· (65)
- 语言训练的设计策略····· (69)
- 上出语文课的味道来····· (74)
-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关于教材分析的思考····· (79)
- 关于阅读教学的几点思考····· (83)
- 课堂导入语与教学切入点的设计策略····· (88)
- 洞晓情变，曲昭文体——“自然景物”主题单元阅读教学专题讲座····· (95)
- 依乎天理：如析薪，如解牛····· (99)
- 重估鲁迅作品的教学价值····· (102)
- 《鲁迅自传》的三种读法····· (104)
- 《关雎》《蒹葭》的几种读法····· (106)

我的语文实践

- 无意与有意之间——一场由学生习作引发的讨论····· (110)
- 语文生活因“分享”而美丽——我和学生编织的童年故事····· (117)
- 与《论语》对话——我与学生的博客交流····· (122)
- 人性之光——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女性····· (138)
- 朱自清的另一面——读《给亡妇》····· (144)
- 换一种眼光读古诗——改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讲····· (150)
- 永远的敬畏——我在绍兴百草园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56)
- 跟鲁迅学改文章——以《藤野先生》为例····· (161)
- 《听潮》教学实录····· (164)
- 《阿长与〈山海经〉》教学实录····· (168)
- 《社戏》教学实录····· (172)
-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实录····· (180)
- 《沁园春·雪》教学实录····· (188)
- 《陋室铭》教学实录····· (194)
-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写作课教学实录····· (199)
- “文字的舞蹈，心灵的鸡汤——祝福短信读写”教学实录····· (207)

我的教学语录

- 我的教学语录····· (214)

在语文的田野上

——人到四十的回望

一晃眼，登上语文讲坛快二十个年头了，站在四十岁的门槛前，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在语文的田野上”这个句子好像提前约好似的蹦上了纸端。是啊，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与农民的劳动何其相似！披星星，戴月亮，整日价辗转忙碌于学校与家庭之间，无休止地备课、上课、批阅、读书、写作。正如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停歇地播种、浇灌、锄草、施肥、收割，年年如是，周而复始，的确是辛苦而劳累。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怀疑过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劳动价值。但每逢此时，我就会逼着自己想一想勤劳细心的农民，学着像一个农民那样于一天劳作后自然地打量和盘问：我今天做过握苗助长的蠢事吗？我荒疏过一片农田的管理吗？我施肥灌溉适度吗？我锄草捉虫及时吗？我曾经在酣畅耕作之余，小憩田头，深情谛听过庄稼抽穗拔高的声响吗？我曾蹲下身子来，凝视着喝得饱饱的棵棵庄稼，与他们一起尽情地欢歌吗？如此一来，我那颗焦躁不安的心，竟也一次次的平静下来。当这种职业的反思和认同逐渐形成了自觉的习惯后，那一度曾使人压抑的教师职场，似乎演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语文的田野，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却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生长出一个个普普通通而又温暖人心的语文故事。那么，就以一个“耕耘者”的角色来梳理梳理那些曾经发生的故事吧。

保墒：我与读书

墒，在北方方言中指土壤中含有的适合种子发芽和农作物生长的湿度。保墒也就是保持这种适宜的湿度。一位西方哲人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想补充一句：教育意味着一种湿度涵润另一种湿度。而保持湿度的重要手段就是——读书。

如果说儿时的我还算作一粒“读书种子”的话，这可是一粒生长在贫瘠土壤里的干瘪的种子。原因很简单，家住农村，条件有限，可谓“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所幸的是，我母亲爱好读点书，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励我读点书，一颗干瘪



的种子竟也努力地发育起来。我的读书史是从读连环画开始的。很小的时候，那些花花绿绿的连环画就俘获了我的眼球，母亲给我点钱，再加上我“自力更生”从家里“偷”点零钱，于是家里就积聚了一箱箱的小人书。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从家里“偷”出了十元钱，走了三十多里路，摸到了城里的书店。城里的书店可比公社书店大多了，大大小小的画册收拾了一摞，末了我还没忘给自己捎回了一双凉鞋。慢慢的，我成了远近小有些名气的“连环画大王”，身边总是尾随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小哥们。尤其在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窄仄的小胡同里，一人捧着一本小人书，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时也一惊一乍地交流着彼此的“惊人”发现。各自交换读毕，我就从坐着的蒲墩底下又抽出若干本分发下去，其情其景煞是“壮观”。大约到上小学一二年级吧，那些小人书已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了，我就捧起母亲的书读起来，像什么《大刀记》《苦菜花》之类，也蛮有趣味。家里的书读完了，我就像猎人搜寻猎物一般四处寻觅，这样一直到上中学。

有两个真正的“读书种子”对我读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一位远房哥哥，他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坚守”。他比我大六七岁，高中刚毕业，赋闲在家，当起了“文学青年”。要知道，当时的农村是靠挣“工分”吃饭的，他不怎么出工，闷在家里读书，据说还在创作长篇小说。这在邻里百姓看来，纯粹是不务正业。不过在我眼里，他却令人仰慕的“鸿儒硕学”。《水浒传》《西游记》《黄河东流去》《红旗谱》《艳阳天》《煤城怒火》等一部部古典的或现代的长篇小说，铺满了他的大床。每当在他那深邃又略显倦怠的眼光注视下借走一本本大部头书时，我都感觉好像捧走了一个个神秘的世界。后来我到城里去读书，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另一个则是我父亲的年轻同事，一个长得帅气儒雅的铁路工人，他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选择，什么是读书的趣味。每次去父亲工作的火车站，我都会粘在他的单身宿舍里大半天不出来，那里也有一张铺满书刊的大床。他更多推荐给我看的是他自费订阅的五六种文学期刊，像《上海文学》《天津文学》《山东文学》等都是我第一次接触。他总是饶有趣味地向我介绍刚来的期刊中哪篇小说怎样的好读，故事怎样的耐品，手法怎样的新奇。我虽然有点懵懂不明，但也总是煞有介事地频频点头。我喜欢读王安忆的小说，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小鲍庄》刚发表那会儿，我是连读了好几遍的。他送给我的一些文学刊物，我保存了好些年。在我的读书道路上，他是一位热情的指点者。

上了师范后，我的“语文种子”开始膨胀起来，一度也做起了文学梦。在这里，又发生好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进图书馆，第一次蹲阅览室，第一次读《红楼梦》，第一次接触外国小说。除了借阅，我还掀起了一次购书的“狂潮”。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依然有限，因为正处身体的发育期，饭量大，学校发的生活费时常不到月底就告罄，父母就不断地送粮票来，还要想尽办法贴补点钱，以满足我日渐贪婪的精



神胃口——读书。至今翻开我师范时期的日记，随处可见购书经历的记录。一次，我和两个同学又像惯常一样逛进书店搜书。我找到了一本1984年的中篇小说集，内有蒋子龙的《楚燕悲歌》，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还有阿成的、贾平凹的、邓友梅的，让我爱不释手，但一看定价，三块八！钱不够了，又不能不买，只好向同学借。后来两位同学也互相调剂，倾囊而出，各自买到了自己相中的书。看到三个穷小子这般模样，售货员感慨道：“为买书，你们真是不惜代价，三个人互相凑钱。”我一旁搭话：“唉，一个月的零花钱又都光了！”“同学，不要怕花钱，你要知道这书上的知识给你的力量，与这相比，钱能算得什么呢？”是啊，个子要长，肚子里的知识也要“长”啊！

回想起来，我青少年期间读书没有受到理想的经典训练，美丽的文学梦也没有实现，但这些东拼西补的读书生活，为我日后的语文田野培植了第一块土壤，保存了必要的湿度。

参加工作头两年，读书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目标，读得很杂，见什么读什么。几年后，教学上有了些想法，读书才有了点儿方向。这其中，语文教学期刊给我的帮助很大。像《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等期刊，虽抵不上大部头的教育名著，却非常实用，有朋友般的亲切感。记得那时每收到一份刊物，我都几乎是一口气读完，并且圈划得密密麻麻。在读刊、用刊、写作的过程中，我摸到了点语文教学的门径。尤其是当把自己撰写的文章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并幸获发表时，那喜悦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除了教育期刊外，我还订阅《读书》《随笔》《方法》等杂志，并开始更多地涉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两本教育学经典，一是上下两卷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那还是从朋友处借来的。整整一个暑假，我每天都拎着一个小板凳，手提一把大蒲扇，按时来到校园杂草丛生、杨柳婆娑的角落，在虫鸟蚊蝇的奏鸣声中，如饥似渴地拜读《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一厚沓读书笔记现在我还收藏着。叶老的著作，不灼烫，不唬人，但温暖受用，至今我也这么认为。还有一本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这本书写得也是那么亲切朴实，读起来，感觉就像是身边一位和蔼的老教师给你讲述一个个迷人的教育故事。其中一段故事对我的读书教书影响很深。一个有30年教龄的历史教师上了一节公开课，非常成功。课后，邻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对这位历史老师说：“是的，您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给自己的学生了。您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不过，我想请教您：您花了多少时间来备这节课？不止一个小时吧？”那位历史老师说：“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总的来说，对每一节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的。不过，对这个课题的直接准备，或者说现场准备，只用了大约15分钟。”苏霍姆林斯基对此阐发说：“怎样进行这种备课呢？这就是读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



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那你就应该读学术著作。”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故事，是觉得苏氏的这段叙述已不仅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而且是对教育人生的至情诉说了。

2001年，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到曲阜师范大学脱产攻读教育硕士，参加工作多年的我，又过了一把当学生的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虽然没有中断过学习，但毕竟过于零碎，没有形成体系，许多想读的书未能读成，这一年总算是恶补了一回。其时国内课改界“教学对话”的呼声甚高，而“对话理论”与孔子的启发式问答究竟有何关联和区别，我心揣一些朦胧的想法和疑问。曲阜是孔子的故里，曲阜师范大学关于孔子研究的馆藏甚丰，当然是解决那些疑问的理想去处。因此，我是带着问题走进校门的。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研读了《论语》及相关的理论著述数十种，对《论语》中上百条“教学问答”做了一番梳理工作，并撰成一篇万余字的论文《〈论语〉“教学问答”发微——原典“教学问答”的现代意义》。此后，导师指点我把《世说新语》《五灯会元》以至八股文也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就对中国传统“问答”从源头到支流的历史流延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把握。遵照师意，我又捧读起一部部沉甸甸的典籍，边读边撰写了几篇研究论文。但苦于一年学习时间太短，再加上学力有限，后续的读书和研究都不免有些浮光掠影、触其皮毛之嫌。不过我并不后悔我这一年近乎痴态的“恶补”，这些囫圇吞枣似的“恶补”，非但没有坏了我的“胃口”，反而为我后来有针对性的细嚼慢咽打好了基础。

“非典”期间的一段“非常阅读”似乎不可不提。那时我刚调到北京工作不久，近两个月的时间被封闭在校园的家内没有出门。也不知是我选择了“老庄”，还是“老庄”选择了我，总之，我捧起了也是久想读而未读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都是陈鼓应编著的。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又遇到“非典”，是“老庄”陪我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是“老庄”促使我省察自己一路走来的踪迹。从知识结构上看，她们弥补了我所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部分；从教育人生上说，她们为我的语文田野培育了不可或缺的深层的精神土壤。

那时，我搞起了一项行动研究——“与学生一起读、评、写”。为了搞好这项研究，我又发起了新一轮的购书潮。如果说读硕期间的学习是以读带补、以写促读的话，这次的购书读书则纯粹是应实践研究的需要了。除了一般的教育理论书籍外，我对文艺理论、应用语言学及语文教育史方面的著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初是跑遍了北京城所有有名的书店，春夏秋冬的“地坛书市”也是每次必到，后来不知怎么潜入到了网上，我配备了一个电子汇款账号，成了“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卓越网”“当当网”的常客。鼠标一次次地搜寻，账号钱数一分分地减少，一个个寄书的包裹也被拎进了我的书房。我一边读书，一边照着书中的注释和书后的文献



索引不断发现新的目标，不断搜书汇款，完全陷进了书的海洋而欲罢不能。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05年暑假。妻子和女儿回到山东老家，我在北京的家中驰骋网坛，“无法无天”，连续几个日夜读、搜、汇、收，终于，我的喉咙失声了。起初我以为是劳累上火所至，吃点润喉片就行，但没想到后来连食物都吞咽不下去了，只好去了医院，医生一查，是急性喉炎，如再晚来一点，可能就要动手术了。那一个多月里，在“书”引“书”的连环套中，许多零碎的思考竟不期然间粗略地连成一片。比如，我一直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的语文教育心向往之，但好多资料却多年搜寻未果，网上搜索帮我实现了这个夙愿。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语文教学》（华东师大）、《语文教学通讯》（开封师院）等许多有价值的语文教育资料，都是通过网上邮购的。工作之余，偶或翻起那些粗糙发脆、泛着微黄的书页，获得的不止是理性的反思和滋养，还有情感上的沟通与共鸣。

一个教师的读书史大抵折射出其职业生存的质量和形态。对于整日忙碌于第一线的我来说，读书并不能算作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时间精力不那么充裕，偶尔还会产生现实与理想之间撕裂的苦痛等。但反过来看，可能恰恰是读书抚慰着我的苦痛，丰盈着我的灵魂。身边的一些青年同行有时问我：“李老师，你买那么多书，有时间读，能读得了吗？”我就常常开个玩笑：“这其实正如有些女同志爱好逛商场，爱好买衣服，不知厌倦，乐此不疲。她们嫌没时间了吗？她们说过衣服穿不过来了吗？”我这样说，似乎不太合适，但买书的确和买衣服有点相似，哪怕有时用不了，也是在培养着一种眼光和情趣。简单一句话，读书，在为我和我的学生的语文田野一点一点地涵润着适宜生长的“湿度”。

耕作：我和教学

初登语文讲坛，我完全是凭着感觉走，以自己的读写经验摸索着教我的学生。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不知从哪里看到了一本《作文通讯》，喜欢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照着刊物的地址写了一封信，把一沓皱皱巴巴的订阅刊物的毛票夹在信封内，寄给了新蕾出版社。过了一段时间，当班主任抱着一个包裹送给我时，整个村小沸腾了。等到我真的当上了语文老师，我首先订阅的就是《作文通讯》，并且发动同学联合订阅了十几份语文学学习期刊，找出来几张废旧课桌，在教室内办起了图书角。每期新刊物来到，我先快速浏览，而后用一张八开的白纸标出值得品读的文章题目，以及每篇文章的要点、亮点、可借鉴之处等，贴在图书角的上方，期期如此。那时还不知道有“大语文”这个说法，就这样凭着直觉领着学生读一读、品一品，竟也搞出了些趣味。1992年初秋的一天，区语文教研员李老师到我的班里听课，看到了我们那个简陋却散发发生机的图书角。也许是被我们师生惨淡经营的



语文情愫打动了吧，他果断地把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推上了教研教改的大舞台。后经逐级赛课，我被推到了市里、省里。

1993年，25岁的我被评为“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十佳”。1995年9月，我又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参加了首届“语文报杯”全国中青年语文教师教学大赛并获得一等奖。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甘为人梯的教研员老师，区里的李老师，市教研室的孙老师，还有德高望重的省教研员吴老师。没有他们无私的指导和提携，我是不可能这么迅速地成长起来的。获全国一等奖之后，我先后被几家语文期刊选做“封面人物”，山东电视台等媒体也对我的语文教学做了报道。公开露面的次数多了，被邀请上课的次数也多了。但一次次的彷徨、一次次的拷问也随之而来。以下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我的“教学手记”，庶几可见我近年来反思课堂的大体历程。

今天到淄博市执教一节省级公开课。课上完后，一脸茫然的我走进休息室，闲来无事，和负责会议录像的电教馆馆长聊起来。两人谈了很多，有一句话让我铭刻在心。他说：“无论面对任何学生，我们当教师的都应努力地去适应他们，而不是让学生刻意适应我们。”一个电教馆馆长不经意间吐出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所在：想寻求突破和改革，却又很容易使自己迁就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既有教学思维。静心想一想，如果教师的激情和渲染，换不来学生的热情和参与，那教学又是为了什么呢？（1997年）

朋友来信谈到教学风格问题，他说，课的风格大抵为人的个性使然。信哉斯言！风格是个复杂的概念，它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阅历视野、知识结构等都有很大关系。风格不是刻意封给自己的，而是在先天素质和后天行动中自然形成的。综合考虑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当要保持激情、追求智慧、积极创新，努力追求稳健中和、守正醇厚的教学风格。真正打磨成型，需要长期的历练，需要不断的读书、思考、实践。（2000年）

今天讲《我的叔叔于勒》，感觉尚好。这次重教，有一新发现：作者对叙事者与叙述视角的运用饶有意味。文章为什么用第一人称，为什么选择若瑟夫为叙事者？改换叙事者以至叙事角度会是什么效果呢？比如“我”默念那一段。如若不是以同情和怜惜的眼光来看于勒的手和脸，又将是什么情景？课堂上组织学生试着做了一下改换练习，效果较好。由此还引发了学生新的疑问。李丽霞问：“菲利普对夫人说那个人好似乎于勒时，夫人回答说：‘哪个于勒？’她为什么会这样问？”这个问题很有价值。讨论后明确：这是“明知故问”，作者不直接写：“是咱家的那个于勒吧。”这就把她那种依然保持幻想不敢面对现实的心理揭示得曲折入微。直说，就没有味道了。课文没变，眼光变了，就有了新的发现；教材没换，学生换了，也孕育着另辟新意的可能。（2005年）



今天上网看到了一组关于公开课的讨论。有网友说到公开课的“观赏性”，他说，人家好多老师大老远跑来，课上平淡了怎能行呢？公开课总是要上出一点独特性来。我理解这位网友的意思，课的确不能平淡。但我自己对“观赏性”的提法却保持必要的警惕。就我自己而言，以前可能更多地上一些把握性比较大点的拿手课（比如经典小说散文之类）。近两年则更趋向于上些课题实验课，把我和学生“读评写”实验中一些还算满意的东西汇报给大家。我当然期望获得验证，获得认可和赞许，但也真想听听大家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课上得不好时，我也懊恼，懊恼后的静思不也催生了点点滴滴的进步吗？试想，如果一味取巧，回避“真问题”，公开课就远离了它“研究探索”的本意，其存在的价值又何在呢？公开课给了我参照系，给了我反思力，给了我照见自我缺陷、调整教学形象的一面“镜子”。公开课，想说“弃”你还真不容易。（2006）

新学期开学至今已三个月了，算起来，同年级及其他年级的语文老师到我的教学班随堂听课得有四五十节了吧，几乎每隔一天都有前来听课的老师。今天下午开毕业班老师会，我发言时说道：“听我的课不必提前打招呼，我不会因为有老师来听课就刻意增之一分或减之一厘，我真诚地欢迎老师们提出宝贵意见，互相研讨提高。不是听课教师应感谢我，而是我应该感谢大家，是你们让我的课堂更加富有激情和理性。”自己说的确实是肺腑之言，课堂既然能“公开”给外县区、外省市，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公开”给本校教师呢？自己不也是听着很多教师的课成长起来的吗？封闭只能是懦弱和退化，而开放则带来无穷的挑战和活力。（2006年）

十几年的探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细一琢磨，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寻求自我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拷问反思中，我愈来愈多地体验到了当一名语文教师的幸福和尊严。尤其在我到北京这几年，是学生的理解和呼应给了我最大的快乐。不知不觉间，我已送走了三届毕业班。每当收到已毕业的学生发来的信件时，我的心中就会涌起难以言状的感动，是他们给了我永远向前的动力。下面是他们笔下的李卫东老师：

那条山东汉子

（彭沛然，现在北京十二中读高三）

我是中国人，当然说中国话。初中快毕业了，可说实话，最喜欢又用处最大的学科还是语文。自然而然，影响我最深的老师就是语文老师了。

人们都以为学文科的女性居多，可我的语文老师偏偏是个山东男子。他姓李，“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他的名字——李卫东。他中等个子，体形端正，从头至脚都充盈着健康的感觉，只可惜身板稍显瘦削，怎么也看不出山东硬汉的威风粗鲁。和

我印象中的山东硬汉截然相反的是，他长着一副慈祥善良的面孔。颧骨稍高，眼睛不大，高高隆起的鼻梁就像是山东境内的泰山，给人以“平原拔地起”的感觉。额头和脸颊间偶尔点缀几颗“青春痘”，提醒着他“青春”尚未结束。

李老师的性格确实算得上和善。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那天，他就不断用他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重复着：“别以为我不会发火，我要是生气了也要批你们的。”但是他至今从没像他说的那样愤怒过。他总爱露出他那特有的笑容，我们总愿把他当成朋友，经常会和他开几个玩笑。有时，玩笑会有些过分，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长辈，可好在他并不太计较。

李老师是个好老师，这是我们都公认的。他对待工作从来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这些话并非出于奉承。不得不承认，几乎每晚都会在教学楼中看到这条汉子的身影。虽然是软脾气，反而招来了同学们的好感。已经惧怕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严厉与批评，这种“和蔼教学”使同学们感受到了亲切，也增加了对语文学习的兴趣。上语文课成了同学们一整天学习的中转站，因为在这里有真正的“快乐学习”。

我尊敬、敬佩并热爱着这条山东汉子，这个好人，这位好老师。他是我的榜样。真不知道毕业那天我该如何向他说“再见”。

当时只道是寻常

（王婉迪，现在北京八中怡海分校读高二）

当时只道是寻常吗？呵呵，不，是惊讶于这种幸福可以“寻常”。

当我在2004年的9月迎来我的新语文老师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他头上耀眼的光环——他的骄人的职称、他的出色的业绩，我很开心中考拿个好分数有希望，却没想到他会以他的学科触动我的心灵——或者说影响我的心灵。

满怀仰慕地给李老师写教师节贺卡似乎还是昨天的事情，我引用了培根的话——“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并且衷心地希望，我也能有朝一日有着和李老师一样的性格——骨子里带着大气和洒脱。老师的每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极其珍贵和享受的。老师黑板上的笔体，我讲台下的微笑，是我少年时代最值得追忆的经历。

当初觉得自己有着优秀的成绩和不俗的才情，很喜欢得到老师的赞赏和喜爱，而现在看到过去的文章，却不禁会轻轻摇头于自己的稚嫩和生涩，想用这样的水平去“征服”老师的心，是有些可笑的。突然明白，那时老师喜爱的是一个“希望”，他像个敏锐的园丁，并不是爱某一棵小树有着多么繁盛的枝叶和美丽的花朵，而是在她阳光下的舒展中嗅到未来甜蜜果实的预言，读懂她胆怯的对绿拇指的期盼。

一直到今天，写作、解题，耳边萦绕的都是李老师的教导，当初懵懂的我、轻狂的我啊，不得不庆幸自己还做了一件明智的事——从一位好老师那里学到了让自己受用一身的东西。

喜欢老师说“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把“之一”去掉呢？但又蓦然了悟，在李老师的学生里不会有所谓的“最耀眼”，而只有“更耀眼”，或者是“都耀眼”！

衷心地希望我敬爱的老师能永远健康幸福，也希望我所有的学弟学妹能珍惜如今，赢得属于自己的辉煌！

我们的“瓜瓜”老师

（李丽霞，现在首都师大附中读高一）

他稀松的头顶上明显的营养不良，眼睛深陷进眼窝让人看不清楚。平板的身材像是微风就可吹倒一般，弱不禁风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是顶替被我们气走的X老师，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初中语文男老师。

起初，我对他并未特别留意，只是听说他带的两届毕业班成绩骄人，“该不会是一个喜欢讲述自己光辉历史的人吧！”我心里这样想。没想到他的出场却与众不同：“你们不要紧张！……”他幽默地开始了他的自我介绍。

我们班的语文一直起色不大，而且大家的学习重心也都放在数学上，语文一直是被冷落的孩子。总之我们班同学对语文的态度并不可喜，我也并未期待新来的老师能够扭转局面，使我们班的语文有一质的改变。但我们都不知道好戏却在后头。

《美文》的故事篇

“我将同学们的作文放在一起，做一个班刊，也是促进大家作文水平的提高！”开学伊始语文老师提议。

“切，花样还挺多！”我继续无聊地做着语文习题，并没将《美文》一事放在眼里。

“丽霞，把你的作文打成电子稿，发到我的邮箱里！”老师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初一初二从未被赏识的作文居然……一切似乎在预示我语文春天的到来。我在家里仔细地将作文又改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发到了老师的邮箱里。

“你的作文写得还不错吗！我刚在《美文》上看到了，加油！”邻桌的小B同学说。我的内心像是经历了风暴的大海一样翻腾，我看着刚发下的《美文》。虽然这是第一期，连一个封面也没有，但是里面有我的文章，我小心将它翻开，却迟迟不敢翻到印有自己文章的那一页，无意间听到了周边同学对自己作文的好评，似乎自己真的成了一个作家似的，或许这就是《美文》给我带来的兴奋吧！

而后，《美文》越做越好，逐渐有了封面，有了目录，有了同学之间的评点，《美文》就像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精心养育的。在其中我们也发现了写作的快乐，被人欣赏的愉悦，看他人作文的享受，和被人评点的兴奋。这是以前的语文课从未给过我们的！不经意间大家的注意力也开始有了些许的变化。语文成了我们最期待上

